

蔣經國與孫運璿

● 嚴靈出峯

(輔仁大學講座教授，老莊研究專家) (本文插圖刊第二頁)

莊子說：「與其譽堯而非桀，何如兩忘而化其道。」此世俗之所難也。知人論世，豈可沒有是非。蔣經國生平集毀譽於一身，迄今尚無定論；他生前待人，處事亦難意測。略就所知，推想他與孫運璿的關係。

蔣經國孫運璿與我

我與蔣經國的認識，始一九二六年春天，同在蘇聯莫斯科求學；與孫運璿的關係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，於台北石牌，國家安全局舊址，由經國主持的黨政訓練班受訓。孫運璿當時的職務是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；同時，還有蔣彥士。我們三個人的臥室比連，因此更易熟悉。授課的科目多是政治作戰的實務報告和討論，缺少學術氣氛。學員的程度、地位也參差不齊；有的教官可能曾是學員的舊部屬，十分尷尬。不過大家都是奉命被指定而來，心裏雖然感覺不是滋味，也只好逆來順受。我認爲這種訓練主要的目的是對黨政幹部的一種考核，別無其他作用。

剛強爽直事母至孝

孫運璿是山東蓬萊縣人，生於海濱鄒魯之邦，昂藏七尺之軀，儀表非凡。深具北方人剛強爽直的氣質；和藹可親，極易與人相處。他無黨、無派，極易爲經國所器重。孫氏事母至孝，雖在公務百忙之中，每日回家必盡定省之道，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」這也是經國對他的一種重要的選擇。所以經國將自己最疼愛的兒子孝文交他照顧，進入電力公司服務，出任桃園分處經理；雖然孝文好玩成性，酗酒鬧事，仍不失經國「恨鐵不成鋼」的愛子的一片苦心；更表了他對孫運璿的信賴。

選擇幹部十分嚴格

蔣彥士是一位農業專家，具學者型，也是沒有派系色彩的人物；所以亦爲經國所賞識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經國奉命以國防部部長身分，赴日訪問日皇裕仁，謝東閔、沈錡等隨行，蔣彥士竟亦列名其中。我看到報紙，馬上就有「預感」，認爲蔣彥士快要飛黃騰達了。我經常注意到蔣中正老總統的選擇高級幹部，首先必加嚴密考察，經國帶他隨行，可能藉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觀察，作充分的瞭解；於無意中觀察對方的行爲和德性。所謂「觀人於微」。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爲所窺探。以後，蔣彥士果然出任教育部部長，又轉任外交部長。

可見蔣家父子兩代對於選擇幹部是十分嚴格的。

選賢與能賢重於能

中國統治者的用人，常揭櫫「選賢與能」。而蔣氏父子母寧說是：「賢」重於「能」，孫運璿為人公正，操守廉潔，志慮忠純，循名責實；不
限於他是工程專家，長於經建。因此，更受重視。

「局外人」六脈憤張

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六日，台北市聯合晚報發表了郝柏村所撰寫的「忠孝兩全孫運璿先生」一文，其中提到：

有一天經國先生在大直官邸跟我說：「讓孫先生再任六年行政院長，歷練更豐厚些，這樣，六年之後，就可以選總統；於國於民都是最好的福
祉」。

他結語說：

「如果他不病（按：指「腦溢血」），現在我們國家也許又是一番景象。」

不料此文一出，立刻就引起了好些「局外人」六脈憤張，馬上反彈說：

「睜開眼睛說瞎話，不惜搞垮國民黨。」

「局外人」用什麼來證明，郝柏村所說的是「瞎話」？

郝柏村果真有如此呼風喚雨之力，說幾句話，就可「搞垮國民黨」，恐怕他今天還是行政院院長；何至於連寫文章都沒有「自由」！
蔣經國業已作古，死無對證，至於他對「接班人」的選擇，郝柏村的「傳述」，並非毫無理由。

決心化解省籍矛盾

蔣經國公開說過：「我是台灣人！」許多人便加圈、加點，強調地主張「本土化」。我們卻沒有聽到他親口說過：「台灣要本土化。」同時也
沒有「否認」過他自己是「中國人」。在邏輯上「中國人」可以包括「台灣人」；「台灣人」並不能包括全體的「中國人」。這是省籍問題，並不
表示彼此之間的對立和仇視。

不幸的「二二八」事變，引起了台灣內部省籍的煩惱，蔣經國有見及此，晚年極具決心來化解這個矛盾。他希望從政府的高層人事上的安排
予以擺平。

舉例來說：如高玉樹，當年被選為台北市市長，卻公開反對執政的國民黨。嗣後台北市改為院轄市，經國卻向蔣中正老總統建議，命高玉樹出
任首任的院轄市市長，這不能說就是「本土化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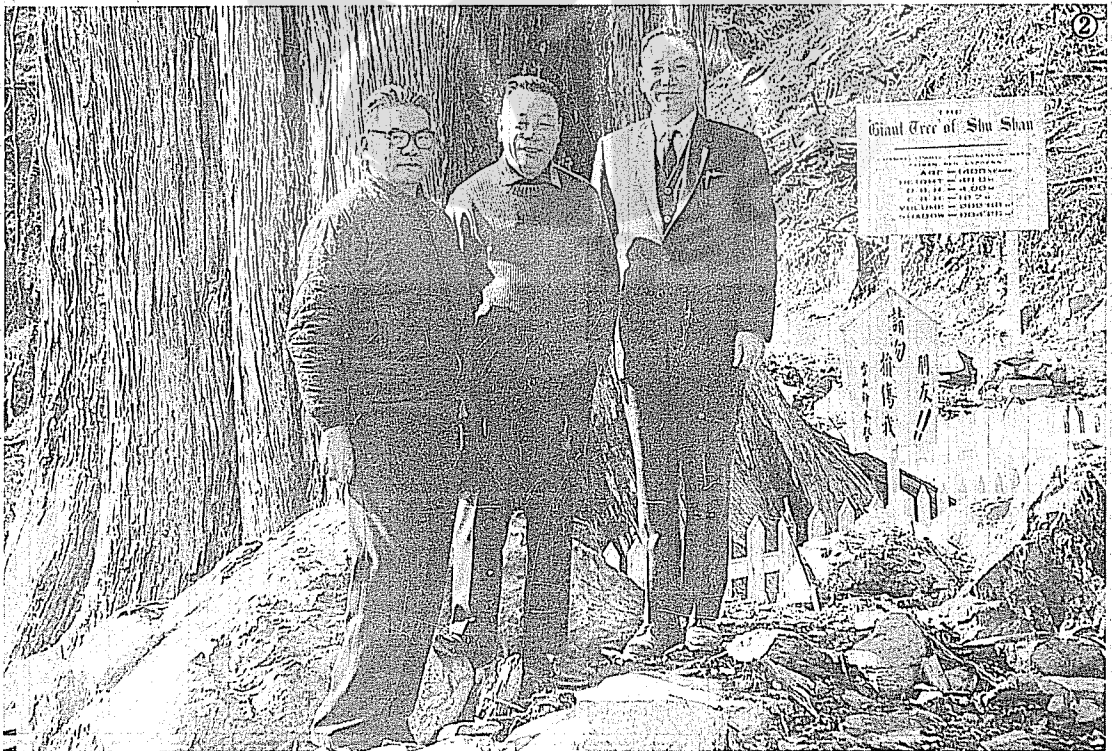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對「繼承人」的培養和選擇，也只是在求省籍的平衡，並沒有劃定總統和副總統一定要那一省人。

在我個人的看法和主觀推測，經國最先可能屬意謝東閔；因為他是「客家人」，在省籍上表現「中立化」。他又是長期在大陸求學和工作，深
受中國文化的薰陶；具有民族的意識。因此，首先把他拉進青年救國團，出任他的副主任。經常在救國團辦公，可以長期從旁觀察，志在扶植。以



①

①一九六〇年作者（左）與蔣經國在橫貫公路大禹嶺合影。
 ②一九五七年作者（左）與蔣經國（中）在阿里山合影。



②

後又支持他當選副總統；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後來因為手部被「台獨」分子炸傷，由於蔣家泥於忌諱，認為體形缺陷，一旦當上國家元首，有礙國際觀瞻；不得不忍痛把他拉了下來。否則，如果蔣經國在第六任總統任內死亡，可能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早已出現「中華民國總統謝東閔」。這正如郝柏村所說：「現在我們的國家也許又是另一番景象。」

臣得行義則主失名

其次，應推林洋港，在經國的心目中，他是本省極堪造就的人才；從下層躍起，由縣長、市長、主席、內政部長，一帆風順。質樸無華，操守廉正、勤政愛民；也不具強烈的省籍觀念。也許因為一九八一年「五二八」水災，他當時身任省政府主席，救災賑恤，責無旁貸。於六月十五日，在省府委員會中，指示省財政和主計單位，在一週內撥款兩億三千萬元，補助公路局、水利局及桃園、新竹、苗栗三個縣政府立即展開水災的復建工作。這種有魄力有擔當的舉動，值得大家傾佩！可是兩億三千萬，在當時是一個嚇人的數字。猶憶一九四九年政府遷台以後，台灣全省有「新台幣」的發行額，不過貳億七千萬元；林洋港下此大手筆，不免太露锋芒。韓非子說：「臣得行義，則主失名。」是否因此，阻斷了他走進「行政院」的路。

個人性格相信權威

有人認為蔣經國提名當選的「副總統」，就是準備要他「接班」，繼承總統職位；這也未必；謝東閔便是一個「實例」。蔣經國雖權傾一時，畢竟他不是封建「帝王」。何況大家都在高唱「民主憲政」，一切必須依憲法所規定的程序進行。他決不能隨心所欲，可以任意把他所喜歡的人隨便放進「介壽館」。

依蔣經國的個人性格，他具有濃厚的英雄函義的色彩，相信權威。他晚年雖疾病纏身，但絕不願意自己在任內死亡。他在第七任總統任內撒手塵寰，這是「天意」，人算不如天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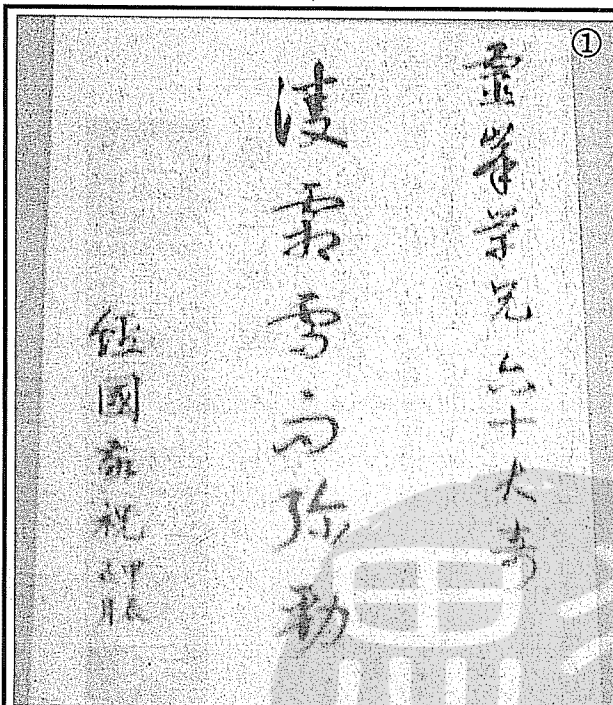
說私話不會全兌現

蔣經國對人說過「私話」，並不是經常可以「兌現」；這不能說他在「說謊」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曾與他相處，略有經驗：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蔣中正總統引退，在奉化溪口蔣氏祖宅的豐鎬房，經國曾告我：「林崇墉將要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。」林當時是中央銀行的高級職員，曾參與上海經濟督導工作？為林則徐的後裔。蔣中正老總統十分注重培育對於國家有功勳的前賢的後代，如：曾國藩、沈寶楨等等。林崇墉是我的同鄉，也是好友；經國以為我必定關心，才告訴了我。可是此事卻中途發生變化。改派了朱紹良主閩，便是一例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吳國楨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尚未對外透露的前夕，經國因事載我同車；在經過忠孝西路的郵政總局附近，他告訴我：「你看！吳國楨就要當台灣省主席了！」「你看！」兩字，充分表示他的感慨。一是不贊成有人支持吳國楨；二是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執行經濟督導時，吳國楨任上海市市長，彼此弄得不很愉快。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經國在長安東路一段十八號官邸，告訴我說：「毛人鳳就要解職了！」我問：「由何人接替？」他說：「王新衡就要回來



- ① 蔣經國親書「凌霜雪而彌勁」祝賀作者六十壽辰。
- ② 1960年作者嚴靈峯（右）與蔣經國（左）在大雪山合影。



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於台北市天母

了！」並囑我代他於王新衡抵達台北時，前往接機。經國實際上要我告訴王新衡，要他接任國防部的情報局局長，但並無絕對把握，因為最後的決定權是在蔣中正老總統。我把王新衡夫婦接到長安東路十八號住了兩天，以後搬往陽明山。因為王的舊部大張旗鼓，安排人事，準備接收，風聲走露，結果被毛人鳳將了一軍，王新衡也因此落空。

我上面所舉的事實，與孫運璿和郝柏村都沒有關係，只在說明，蔣經國對人所說的「私話」，不一定完全會實現。

忠貞不二可靠幹部

郝柏村是蔣家兩代所刻意培植的愛國軍人，除歷任各項重要軍職外，還出任總統的侍衛長，為蔣氏父子所信賴。認為是忠貞不貳的可靠的幹部。經國向他說些「私話」？是十分平常的事。蔣經國對孫運璿的倚重，更無待言。

祝孫運璿早日康復

拉雜寫來，目的在於證實蔣經國與孫運璿之間的公、私關係和彼此精誠無間；足為當前政治人物的楷模！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為孫運璿八秩大壽，我趁此機會附屬風雅，敬祝：孫先生長生久視，早日康復！